

花之音

席慕蓉新作欣赏

四川文艺出版社

花的絮语——此生、此世、此时……
晨雾正在消散——从静谧中隐隐传来



花之音

席慕蓉新作欣赏



石化 S0836709

萧萧
点评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陈建华

书名 花之音

作者 席慕蓉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辛

1990年2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2月第一版 印张 5.25

印数 1—30,000 册 字数 110千

ISBN7-5411-0633-X/1·597

定价：2.90元

目 录

第一辑

- 5 • 回首
- 7 • 意象的暗记
- 9 • 山樱
- 12 • “古典主义”
- 15 • 躯壳
- 17 • 书与时光
- 20 • 独白

第二辑

- 25 • 昨日
- 27 • 山中日课
- 29 • 火种
- 31 • 无题
- 33 • 山草小住
- 35 • 驿站
- 37 • 此生·此世·此时
- 39 • 绿水·天祥
- 42 • 昔时

- 15 • 生命的讯息
- 49 • 伤痕

第三辑

- 54 • 山芙蓉
- 56 • 梔子花
- 58 • 海棠与花的世界
- 62 • 荷花七则
- 69 • 花事
- 80 • 芳香盈路

第四辑

- 85 • 花之音
- 87 • 窗前
- 89 • 白发吟
- 96 • 三句话
- 99 • 唯一
- 101 • 谢谢您,老师
- 106 • 万花图 簪
- 108 • 山火

第五辑

- 113 • 雾布之一

- 116 • 雾布之二
- 118 • 雾布之三
- 120 • 雾布之四
- 122 • 雾布之五
- 125 • 莲座上的佛
- 129 • 达尔湖的晨夕

第六辑

- 139 • 诗人啊！诗人！
 —— 之一
- 142 • 诗人啊！诗人！
 —— 之二
- 144 • 说创作—— 之一
- 146 • 说创作—— 之二
- 148 • 待遇
- 150 •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
- 160 • 虚饰
- 162 • 开端

—

站在湍急的流水前，向著对岸的山谷，我一次又一次地高声呼唤，为的是想要聆听，那婉转而又遥远的回音。

那种比我原来的呼唤要美丽上千百倍的声音。

回 首

站在湍急的流水前，向着对岸的山谷，我一次又一次地高声呼唤，为的是想要聆听，那婉转而又遥远的回音。

那种比我原来的呼唤要美丽上千百倍的声音。

是不是也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一切演出，才总会完美得令我们落泪？

不知道这样算是生命给我们的惩罚呢？还是奖赏？

在时光的幽谷中，不断反覆回想着的，是你我心中无数次呼唤的回音吧。

一次比一次微弱，一次比一次遥远，却又一次比一次地更让人诧异。

原来曾经是多么粗糙和狂烈的音质，时光如何能将它修饰得这样精致和优雅？

象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欺骗吗？

在真正的深谷里，潭水的水色碧青，好象是假的一样。

在真正的爱里，说出来的话也永远令人无法置信。

真实的现场，我们总是无法接受。
唯一的方法是将它放进历史之中。
或者是——写在诗里，画在画上。

德尔浮(P. Delvaux)就真的画过“回音”。

月光下，裸身的女子举手来，仿佛有所追寻，同样的人体、同样惶惑的姿势重复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稍稍缩小，一次比一次稍稍退后。

在画前，我几乎想开始大声呼唤。
当然，没有人会准许我这样做。
甚至我自己也不同意。

于是，我只能在夜里，在我的灯下安静等待。
等待那遥远的声音，从时光的幽谷中向我轻轻传送回来。

意象的暗记

如果那些埋伏在字句间而又呼之欲出的意象是一首诗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真正的生命里,那些平日暗暗牵连纠缠却又会在某一瞬间铮然闪现的记忆,是不是在本质上就已经成为一首诗?

阿诺,如果你此刻对我说出一两个字,带着一种模糊的期望与象征,我的心中就会涌现出一些画面,仿佛是生命对某些呼唤的回应。

如果你说“海边”,我也许会先想起那些排列连绵忧然成林的木麻黄,如果你说“初夏”,我也许会先想起那些在高高的山上生长着的冷杉。

如果你说“理想”,我就会先想到那些百合花。

阿诺,你相不相信在我们的心里有许多不能预知却又象早就已经约好了的暗记?

年轻的时候不能明白其中的关联。

在我的生命里盛放过的百合,每次相遇,在惊叹爱慕时,每次却又都使我心中疼痛,手足无措。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要怎样解释那种心情。在微

斜洒满了青绿光影的山坡上，独自面对着那些孤单而又洁白的花朵，总觉得有种疼惜的感觉满满地塞在胸膛间，又好象还掺杂着一种不安与歉疚。

到今天才有点懂了。当我面对着一个充满了理想的可敬的朋友、一个有着丰沛才情却拙于世故的艺术家、或者是面对着一个有着无限憧憬与热情的年轻学生时，我就会一如面对着一朵百合花。

不安是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绝不如百合在逐渐开放时所盼望的那样美好，歉疚是替这个沉沦着的世界向百合致歉，疼惜却是为了花朵那样无邪的洁白和坚持啊！

阿诺，人生一世，从“理想”转换到“存活”之间，要经过多少次的战役呢？在这些或是与自我或是与他人的争战里，其实从来没有获胜者。每个人都是不断地退却、不断地妥协、不断地舍弃，唯一的收获也许就是那些个过去了的夏天的记忆了。阿诺，如果有人曾经与我们分享过一个夏季，我们的记忆就会在生命里互相呼唤。

阿诺，你相不相信？在我们的心中有许多不能预知却又象早就已经约好了的暗记？

多年之后，阿诺，如果我在一片遥远的旷野上呼唤你，你会不会如约前来？带着我们年轻时洁白无邪的胸怀、带着长路上淡淡的星光、和只有到了中年的此刻，才能开始体会到的孤寂与苍茫？

如果我们曾经怀着相同的理想并肩前行过一段岁月，到后，是不是会在彼此的记忆中植满百合？

山 樱

阿诺：

山樱开了。

这几天去山上的画室，不知道是怎样开的车。一路上去，在路旁有些开得繁茂的枝梢上，粉红的颜色已经接近到浓艳的程度，每次经过都不由得会令人惊呼。而那些刚刚开始，还是疏疏落落的枝桠，就会在近处或者远处的山坡上抹上一些恍惚的似有若无的淡粉，总让我要再费神去注视、去寻索，车连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阳明山加油站之前，有几棵巨大的山樱，也一次又一次地在改变着颜色和形象，昨天上去，在浓绿的龙柏树丛之后，一个转弯，喧闹的花簇开满了，忽然兜头迎面向我扑来，我禁不住踩了一下煞车，心里忽然觉得慌乱了起来。

“美，总是令人分心的。”这是余光中先生的名句，阿诺，爱美的你，想必也会同意的吧？

而对我来说，美，还不止是分心而已，好象每次看到令我动心的美景，我就会觉得非常慌乱，手足无措，不停地问自己：

“怎么办？”

我想，你会说，山樱开了，正好可以写生啊！

对，你说的不错，可是，要怎么画呢？要从何着手呢？

画山樱的艳丽吗？我的油画颜料如何能够表达出那些枝桠与枝桠之间由花簇所营造出来的厚度与层次？要如何抓住那些光、那些影子、那些我描摹不尽的流动的生命？

画山樱的疏落与空茫吗？我也许可以用铅画和淡彩来做一些浅浅的勾勒，可是，那整座山的重量和枝头那一抹浅粉之间的关系，那看似随意随兴其实却彼此相连绷得紧紧的那种关系，我要怎样来表达呢？

阿诺，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无用了。我，一个所谓的会画画、会写生的人，在真正面对着生命的绽放时，却是完全无能为力了。

记得我总喜欢在山野间找一些不常走的路吗？记得我总喜欢挑一条比较更新鲜或者更安静的路慢慢开回家吗？

记得那一条在夜色里静静在山中迂回的路吗？

我总是不断提醒你，快看，快看那车窗外马上就要过来和刚刚才过去的美景。

在那样的山路上，当我们一起屏息注视那些安静和新鲜的美景慢慢从车窗前迎来然后再滑过的时候，我仿佛能感觉到，我们的生命也正在慢慢流动。

你走了之后，我又回去过那条路上几次，在一些曾经令我们轻轻欢呼的路旁我停下了车，想仔细而又认真地端详，想抓住那最最美丽的一刻，找到那最最美丽的一幅画面。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当我停车，当我静止下来准备好好观看的时候，所有曾经感动过我的美丽也都消失了。眼前的风景忽然变得呆滞与平淡，所有曾经令我心动的一切都忽然隐

没了。一直要到我再重新开始上路，重新在山路上迂回绕行的时候，那些令我分心令我慌乱的美景才会重新出现。

阿诺，原来整个生命的美丽就在于它的永不亭息啊！

阿诺，几千几万几亿年以来，时光从来没有停止地流动着，每一个动作都接连着上一个并且必须要再接连着下一个动作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永恒”的意思就是一种永远的流动，永远不停息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流动里逐一完成。

阿诺，原来我们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可以与其他分割独立而自成一体的“刹那”，我们从来也不能将生命任意分割成小小的段落，所有的遭逢与所有的记忆都一如山路旁的美景，我们彼此互相期许过、或者互相勉励过的话语只能在生命中慢慢迎来再慢慢滑过，随着满山的樱树慢慢绽放再慢慢凋落。

今天从山上回来的时候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陡削的小路，路旁也这里那里总有一些山樱在开着。天气很清冷，阳光在疏林间反覆映照，有些枝桠才刚开始着色，浅浅淡淡的，被地面上整片藓苔青色的反光包围起来，粉红色的花朵上竟然流动着一层浅绿青白的光晕。

阿诺，我只好承认，真正的艺术品从来不在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墙上。

它们只在就快要靠近和刚刚过去的时间里。

阿诺，在远方的你，是不是也同意呢？

一年又过去了，祝你

平安 如意

慕蓉于灯下

“古典主义”

发现自己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

说的和想的，竟然和两千年前的罗马人没有什么差别。

对这样的发现觉得很失望。可是，问题是，这个“自己”也一直没有受过别种的教育。

知道自己不断在追寻着一些什么。

知道得很清楚的是“追寻”本身，和这行动所带给我的种种困扰。

不知道的却是“追寻”的目的。

这世间有些什么东西是我非要追寻到手不可的呢？

还是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一直把远景定在一种朦胧的距离之外？

你不说出结果，是因为你知道不可说？

你不让我说出来，是因为——

其实你早已经知道所有的结果？

我们正依恋着那极不可依恋的一切。

可是，我其实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依恋觉得羞惭，更不必为自己的不舍觉得抱歉。这人世，这此刻正在蓬勃苗长着的生命，是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多么强烈的诱惑啊！

我向你保证，生命里确实可以见到美景，确实可以发现，自己正处身在那极为甘美的一刻。

问题只是，你对于“甘美”的标准，永远和我的不同。

早上起来，水很清凉，用双手接了泼在脸上，掌心里忽然感觉到自己皮肤的细嫩和柔滑。

在此刻，温暖有弹性的皮肤和清凉活泼的水是上苍的恩典，却是常常被匆忙的我所忽略了一切。

于是，在这天清晨，我慎重地洗我的脸，仿佛明白这是一种从远古时代里传下来的仪式。

因为，就在同时，我也触摸到了那坚硬的骨层，就在薄薄的、温暖而又有弹性的肌肤之下。

我们一生要用多少时间来使自己的外表变得洁净，再要用多少时间来使自己的内在变得美丽。

我们不断吸收、学习、修正、努力使自己能够达到心中所企望的标准。

然后再坐视这一切慢慢消逝、逐渐还原。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地为一些遭逢激

动起来。

生命里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痴狂。

而我们现代人的痴狂，和两千年前的罗马人的，又有什么不一样？